



琼瑶



烟锁重楼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琼瑶全集·第六辑

# 烟锁重楼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，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**

烟锁重楼/琼瑶著. 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4.7

（琼瑶全集·第六辑）

ISBN 978-7-5302-1406-0

I. ①眼… II. ①琼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25901号

## 第一章

民国十年七月十日，安徽白沙镇。

梦寒第一次看到曾家那巍峨的七道牌坊，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早上。那天是她嫁到曾家的大喜之日。这个早上，她不止见到了名不虚传的“曾家牌坊”，她也见识了名不虚传的“曾家排场”。而且，也是这天早上，她第一次见到她的丈夫曾靖南，和她生命中的另一个男人，江雨杭。这个早上所发生的事，是她这一生永远永远也不会忘记的。

这天的白沙镇真是热闹极了。几乎全镇的居民都出动了，大家一清早就跑到曾家牌坊下面去等着，争先恐后地要看新娘子“拜牌坊”。新娘子拜牌坊，是曾家家族的规矩，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。曾家这七道牌坊远近驰名，不止是整个白沙镇的光荣，也是整个徽州地区的光荣。它们分别是功德坊、忠义坊、贞节坊、孝悌坊、贤良坊、廉政坊和仁爱坊。一个家庭里能拥有这么多的

美德，并惊动许多皇帝下旨建坊，实在是太不容易。难怪这些牌坊成为曾家最大的骄傲，也难怪多年以来，会有一大堆与牌坊有关的习俗。新娘子拜牌坊，就是其中最戏剧化、最花哨，也最壮观的一项。

曾家已经有二十年不曾办过喜事了。上一次办喜事，还是曾牧白结婚的时候。曾家什么都不缺，就是人丁不旺，已经是三代单传。曾靖南又是个独子，如果错过了这次看新娘拜牌坊的机会，恐怕又要再等个二三十年。难怪全镇的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都要挤到这牌坊下来看热闹了。大家呼朋唤友，吵吵嚷嚷，挤来挤去，简直是万头攒动，人声鼎沸。

“快快快……第三道才是贞节牌坊，新娘子只拜贞节牌坊，不拜别的，快占位子呀！到这边来呀！”有过经验的人拼命吆喝着那些没有经验的人。

“哎呀！吹鼓手已经来了，新郎骑着一匹大白马，好威风啊！”

“看呀！看呀！花轿过来了呀！喜娘就有十二个，真好看呀！”

“啊呀，这迎亲队伍简直有一里路长，实在太盛大了……”

“听说新娘子是从屯溪娶来的，真有福气，能嫁到白沙镇曾家来，一定是前生修的……”

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语的，叫着喊着，兴奋得不得了。

在这一片吵嚷声中，喜乐队伍，已经浩浩荡荡而来。先是举着“喜”字和华盖的仪仗队，然后是乐队，乐队后面，是身穿红衣，骑着白马的新郎官，再后面，是分成两列的十二个喜娘，再后面，是八个轿夫抬着的大红花轿。轿子上的帘幕，全是描金绣

凤，华丽极了。再后面，是两列眉清目秀的丫头。所有的队伍，连丫头带喜娘，都是一身的红。在七月灿烂的阳光下，真是明丽耀眼，使人目不暇接。

围观的群众，一见到花轿出现，就更加兴奋了，大家拼命地往前挤，都挤到牌坊下的石板路上来了。曾家是由曾牧白的义子，一个名叫江雨杭的年轻人，带着上百名家丁和漆树工人，在维持着现场秩序。江雨杭和工人们，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根木棍，分站在道路的两旁。棍子上都系着红缎带，他们横着木棍，拦住两边的群众。雨杭不住地对人群拱手为礼，大声地说：

“各位乡亲，得罪得罪，请往后面退一点，别挡着通路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

人群往后面退了一些，可是，棍子一个拦不牢，人群就又蜂拥而上。常常一大堆人都摔跌到石板路上来，场面简直难以控制。

梦寒坐在花轿里，眼观鼻鼻观心。喜帕蒙着头，她正襟危坐，动也不敢动。轿子摇摇晃晃的，已经摇晃了好几小时了。天气很热，她那凤冠霞帔下，早已是香汗淋漓。这一路上，她听着那吹吹打打的鼓乐声，心里是七上八下，思潮澎湃。这个婚事是哥哥做的主，曾家是这么大的望族，能够联姻，哥哥觉得很有面子。梦寒父母双亡，哥哥下个月就远调到四川去，所以，婚期等不及到秋凉时再办，冒着暑气，赶着就办了。要嫁到这样一个名门中来，梦寒实在有些怯场。不知道新郎的脾气好不好？不知道公公婆婆，还有那个老奶奶会不会喜欢自己？更不知道那些曾家的规矩，自己能不能适应？她就这样想来想去的，一路想到了白沙镇。

然后，她感觉到轿子的速度放慢了，听着轿外的人声鼎沸，她知道，终于到了曾家牌坊。虽然事先，她在家里就练习过“拜牌坊”，不过是跪着磕几个头而已，应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但是，现在，听到这么多的人声，呼叫声，吆喝声，笑声……她竟浑身都紧张起来。

然后，鼓乐声乍然停止。

接着，是一个司仪在高唱着：

“停轿！”

轿子被放下了。梦寒在轿子中冒着汗。

“请新娘下轿！”司仪再唱。

轿帘掀开了，白花花的阳光一下子就闪了进来，映着那红色的喜帕，炫耀得梦寒满眼都是亮亮的红。她的头晕晕的，心脏怦怦地跳个不停。还在怔忡间，慈妈和另一个喜娘已经伸手进来扶着她，把她搀出轿来。因为坐了太久，双脚都有些发软，走出轿子时，忍不住踉跄了一下。慈妈慌忙在她耳边说：

“别慌！别慌！慢慢来！我扶着你呢！”

慈妈是她的奶妈，因为舍不得她，而跟着“嫁”了过来。幸好有慈妈，否则，她更不知道要慌乱成什么样子。

“新娘子出来了！新娘子出来了……”群众吼着叫着。

梦寒被搀扶着面对贞节牌坊，已有丫头们在牌坊下摆上了红色的跪垫，司仪用他那特殊的腔调，又开始高唱：

“维辛酉太平年，团圆月，和合日，吉利时，曾氏嗣孙曾靖南，娶夏家长女梦寒为妻，以此吉辰，敢申虔告……”



梦寒就在这唱礼中，盈盈就位。司仪继续高喊：

“请新娘叩拜贞节牌坊！跪！一叩首！再叩首！三叩首！”

梦寒依着司仪的指令，一一行礼如仪。围观的群众，有的鼓掌，有的高叫，有的欢呼，有的大笑……情绪都非常激昂。

终于，她磕完了三个头。司仪又在高呼：

“起！”

梦寒在慈妈和喜娘的搀扶下，慢慢地站了起来。奇怪的事情就在此时发生了。忽然间，一阵风对梦寒迎面吹来，竟把她的喜帕给吹走了。梦寒大惊之下，直觉地用手一捞，没有捞着，她抬眼一看，那喜帕居然在空中飘然翻飞，飞呀飞地，就落到一个年轻人的肩膀上去了。群众都抬起头，目瞪口呆地跟那喜帕的方向看去，等到喜帕落定，大家才忍不住哗然大叫起来。原来那年轻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曾牧白的义子江雨杭。这喜帕落在他肩上，使他也愣住了。情不自禁地，就对梦寒看过来。梦寒在惊怔当中，也对雨杭看过去，就和雨杭的眼光接了个正着。她不禁心中猛地一跳，好俊朗的一张脸！好深邃的一对眼睛！此时，群众已纷纷大喊了起来：

“看呀！看呀！看新娘子呀！长得好漂亮啊……”

“哇！还没洞房，老天爷就来帮忙掀头盖啊……”

梦寒蓦地惊觉了，急忙低眉敛目。赶快再眼观鼻鼻观心，同时，慈妈已飞快上前，把手中的一方帕子，遮住了梦寒的脸。梦寒在被遮住脸的一瞬间，看到前面的靖南回头在嚷着：

“雨杭，你搞什么？还不赶快把头盖给她盖起来？”

“哦！”雨杭顿时醒觉，拿起肩膀上的喜帕，就往梦寒这边走来。原来他的名字叫雨杭。梦寒模糊地想着，心里的感觉是乱糟糟的。但是，雨杭的帕子还来不及交还给梦寒，一件更奇怪的事发生了。

忽然间，音乐大作。从牌坊的另一头，丝竹唢呐的声音，呼啸而来，奏的却是出殡时所用的丧乐。大家惊讶地大叫，纷纷转头去看。只见一列丧葬的队伍，竟穿过牌坊，迎面走向花轿。这列丧葬队伍，人数不多，大约只有十几二十个人，却人人披麻戴孝，举着白幡白旗，为首有两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一个手里高举火把，另一个高举着一个和真人一般大小、纸糊的假人，假人梳着两条长辫子，画着眉毛眼睛，看得出来是个姑娘。在这假人的胸前，写着三个大字：“卓秋桐”。这对小伙子后面，是一对老夫妻，手里捧着有“卓秋桐”三个字的牌位。再后面，有几个人吹着唢呐，有几个人撒着纸钱。他们一行人，一面直接扑向花轿，一面惨烈地呼号着：

“曾靖南！卓秋桐尸骨未寒，你敢让新娘子进门吗？”

围观的群众，都忍不住大声惊叹。简直没看过这么好看的戏，大家更加骚动了，争先恐后地往前挤，个个伸长了脖子，要把情况看清楚。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。

梦寒被这样一个突发状况给吓住了，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但是，对方既然提到“新娘子”，显然是冲着这个婚礼而来。她傻傻地站着，手足无措。慈妈震惊得那么厉害，也忘了去遮新娘的脸了，张大了眼睛，目瞪口呆。

“曾靖南，你好狠心呀！”那手举纸人的少年对着新郎大叫，“你看看她！”他举起纸人，对骑在马背上的靖南摇晃着，“这是我姐姐卓秋桐，你辜负了她，逼死了她！今天居然还敢大张旗鼓地迎亲，你就不怕苍天有眼吗？”

靖南原本喜孜孜的脸，在刹那间就转白了。他回头直着脖子喊：

“雨杭！雨杭！你怎么没有把卓家的事摆平？”

雨杭急忙赶了过来，拦在靖南的前面，对那队人马着急地喊：

“为什么要这样闹呢？无论如何，曾家是在办喜事，有什么话，回头我上你们家去说！卓老爹，卓老妈，秋贵，秋阳……”他一个个喊过去，“你们看在我面子上，赶快离开这儿吧！”

“江少爷，”那卓老爹往前一站，老泪纵横地说，“我们卓家，事事都听你江雨杭的！唯有这一件，没办法听你的！我的女儿，秋桐，她死得冤哪！”

一句话使那卓老妈放声痛哭了起来，一面哭着，她一面呼天抢地地喊：

“秋桐！你显显灵！谁欠你的债，你找谁去还哪！”

“太不像话了！”靖南勃然大怒，回头喊，“老尤！老杨！带人把他们给拉下去！竟敢在今天来搅我的局，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……”

靖南的这几句话，使那些卓家的人，个个怒发如狂了。手拿火把的秋贵，举着火把往马鼻子下一送，惊得那匹马仰头狂嘶，差一点没把靖南给从马背上掀翻下来。秋贵对着群众大叫起来：

“各位乡亲，你们大家评理理！咱们家穷，我妹妹秋桐，为了让弟弟秋阳念书，所以到曾家去当丫头，谁知这曾靖南不是人，占了秋桐的便宜，他怕秋桐嚷嚷开来，就对天赌咒发誓地说，要娶秋桐为妻，说不是大夫人，也是个二夫人，秋桐认了真，死心塌地地跟了他……”

“快叫他闭嘴！”靖南在马背上暴跳如雷。“别让他在那儿胡说八道，妖言惑众！全都是假话，没有一个是真的！”

“曾靖南！你要不要脸？”秋阳往前一冲，举着纸人，悲切地喊着，“你还敢说没有一个是真的？你忘了你还给了我姐姐一块玉佩作为信物……”

“玉佩？”靖南冒火地大叫，“那是她偷去的！”

“天啊！”卓老妈哭着嚷，“天下有这样无情无义的人！秋桐死得冤哪！秋桐是那么相信他……可他的结婚日子一定下来，他就和现在一样，什么什么都不承认了，不但不承认，还把秋桐赶回家来，可怜的秋桐，一个想不开，就上了吊……各位乡亲，他们曾家有钱有势有牌坊，可就没良心哪……”

“雨杭！雨杭！你是存心要我好看是不是？”靖南对着雨杭大吼大叫，“你是在听故事还是在听说书呀？手里拿着棍子，不知道怎么用吗？还不给我打！”他回头又喊，“老尤！老尤！把他们赶走……”

“不许打人！”雨杭大吼了一声，声音既响亮又有力，那些手持木棍，蠢蠢欲动的家丁立刻就退了回去。雨杭转向卓家的人，弯腰行了一个大礼，诚挚地说：“请相信我，秋桐的事，我一定想

一个办法，让死者能够安息。请你们也撤退了吧！这样实在是太难看了！对于死去的秋桐，又有什么帮助呢？”

“就因为姐姐已死，这个悲剧已经再难挽回，我们才这样痛不欲生呀！”说话的是才十六岁的秋阳，他是白沙中学的高材生，长得眉清目秀，气宇不凡。“可是，这曾靖南一点歉意都没有，始乱终弃不说，还硬栽给我姐姐各种罪名，让人忍无可忍！你看他那副样子……”他咬牙切齿地说，“简直是衣冠禽兽！”

“喂喂！雨杭，你别跟他们婆婆妈妈了，我都被骂得狗血淋头了，你还在那儿跟他们客气……老尤！老杨！大昌，大盛……都来呀！给我打！”

“混蛋！”秋贵暴吼了一声，“你简直不是人！我跟你拼了！”

说着，他把手里的火把，对着那马鼻子舞来舞去，这一下，那匹已经非常不安的马更加惊吓，扬起前蹄，一阵狂嘶，靖南坐不住，在众人的一片惊呼中，跌落在地上。雨杭和众家丁都奔上前去搀扶，叫少爷的叫少爷，叫靖南的叫靖南……那匹受惊的马就对人群奔窜了过去，群众尖叫着，躲的躲，逃的逃，场面一片混乱。

在这片混乱中，秋贵和秋阳两兄弟，已经把那纸人点燃，就在梦寒的花轿前燃烧了起来。纸人是用结实的竹架子架着的，一阵噼哩叭啦，火舌就疯狂地往上蹿升，烧得十分猛烈。

“梦寒，快退，快退！”慈妈和喜娘拉着梦寒就往后退，奈何花轿拦在后面，人群又挤在花轿后面，根本退无可退。

“秋桐！”秋阳悲怆地仰天狂叫，“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如果死

不瞑目，就去找那个负你的人，和他一起化为灰烬吧！”

“烧啊！烧啊！烧啊……”卓老妈哭喊着，“秋桐，你来啊，烧了曾家的牌坊，烧了他的婚姻，烧啊，烧啊……”

靖南被雨杭和家丁们扶了起来，已经万分狼狈，再一看，火舌四窜，而卓家的人，个个如疯如狂，势如拼命。不禁吓得掉头就跑，失声大叫：

“不好了，他们全家都发疯了，他们要烧死我呀！雨杭，雨杭，救命啊……”

秋贵见靖南拔腿就跑，拿着火把就追了上去，把火把对着靖南用力掷出。靖南一闪身躲过，那火把竟不偏不倚地插在花轿顶端。顷刻间，花轿就燃烧了起来。慈妈尖声大叫：

“小姐！小姐！快跑呀！小姐呀……”

梦寒早已被这种场面，惊得面无人色。身上的金银首饰又多，层层披挂，头上的那顶凤冠，又大又重，压得她整个头都抬不起来，何况，前后左右，都挤满了人，她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样逃。就在这样一犹豫间，她的裙摆已经被火舌卷住了。慈妈惨叫：

“老天啊！谁来救我们小姐啊……”

就在此时，雨杭整个人飞扑了过来，他已脱下身上的长衫，把它卷在手上，他一手拉住梦寒的胳膊，用另一手里的长衫对着梦寒的裙摆一阵猛扑，居然把火给扑灭了。同时，家丁们也纷纷效法，把花轿的火也扑灭了，但那花轿的顶也烧没了，门帘也烧掉了一半，好不凄惨。梦寒惊魂未定，抬起头来，再度接触到雨杭关心而深邃的眸子。就这样四目一接，雨杭已迅速地掉转头去，

忙着收拾那零乱的场面。

“老杨，老尤，快把少爷给追回来，大昌，大盛，你们去追那匹马！耀升，耀威……你们把队伍再组织起来！阿光，阿华，收拾地上的东西……”

迅速地交代完了，他走向卓老爹等一行人。

“卓老爹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今天闹成这样，你们或多或少，也出了一些气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到此为止吧！明天一早，我会去你们家，千言万语，等明天再说吧！”

卓老爹还没说什么，秋阳往前一站。

“江大哥，话都是你一个人在说，他们曾家还是颠倒黑白，血口喷人，让我们百口莫辩，这口气我们怎么能咽呢？”

秋阳的话刚说完，人群中走出了个十分标致的女孩子，大约只有十五六岁，梳着两条小辫子，穿着一身光鲜亮丽的红色衣裳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曾家的人。她径直走到秋阳面前，扬起一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近乎恳求地说：

“秋阳，不要再闹了，好不好？我哥哥虽然有千般不是，可我的新嫂嫂没有一点错，闹成这样，你们让新娘子怎么受得了呢？”

梦寒心中一痛，不由自主地，眼光就飞快地对那少女看了过去，多么年轻的姑娘，却说进了她的内心深处。这，就是靖萱给梦寒的第一个印象。在梦寒以后的生命里，她会和靖萱成为最知己的姐妹，也就因为这次的缘故。

“靖萱说得对，”雨杭接了口，“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怎么样？”

秋阳愣了一下，眼光从靖萱脸上转到雨杭脸上，从雨杭脸上

又转到靖萱脸上，见两人的表情都十分诚挚，就不再说话，转头去看卓老爹。

卓老爹看了一眼狼狈不堪的新娘子，见到梦寒衣服也烧破了，凤冠也歪了，脸上的妆也被汗水给弄花了，大睁着一对惊惶的眼睛，站在那儿不知所措。当下，心中一软，重重地跺了一下脚，说：

“罢了！罢了！咱们撤！”

“爹说撤，咱们就撤吧！”秋阳对秋贵说。

“曾靖南！”秋贵仍然愤恨难消，对着靖南的背影挥着拳头，“你这样的人不配有好姻缘！你这样的人也不会有好下场！老天会看得清清楚楚，记下你每一笔账！”

梦寒听着这样的诅咒，感到一阵鸡皮疙瘩，掠过了自己的全身。七月的阳光是那么的灿烂，但，梦寒却觉得自己眼前全是乌云，而且，阳光已没有丝毫的热量，变得冰冷冰冷了。她呆呆地站着，不知要把这样的自己，做如何的安排。新娘子应有的喜悦，至此已荡然无存。剩下的只有恐惧，担忧，害怕，和一种茫然的感觉，像是沉溺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，不知何处是岸。

卓家是怎样撤离的，她已经弄不清楚了。她是怎样回到那顶破损的花轿里去的，她也弄不清楚了。她只知道，她那天照样进了曾家的祠堂，拜了曾家的祖宗，进了曾家的大厅，拜了天地，拜了曾家的奶奶和高堂。每个步骤的礼仪，她都一一做去。虽然，心里充满了困顿，充满了挫折和无助感，她却不知道能怎样去抗拒属于自己的命运。最后，在一大堆的繁文缛节之后，她进了洞房。



在洞房里，那块被风掀走的喜帕又蒙回到她的头上。新郎照样用秤杆挑开了那块头盖，喜娘和宾客们照样又拍手，又叫好，又闹房。整个曾家似乎不曾发生牌坊下的事情一般，贺客盈门，觥筹交错，爆竹和烟花，在庭院中喧嚣地爆裂，那些闪亮的花雨，把黑暗的天空都照亮了。可是，梦寒一直都像做梦一样，神思恍惚，情绪低落。她不知道世间有没有第二个新娘，有她这样的遭遇。坐在那床沿上，她有很长一段时间，等待着新郎从喜宴上回来“圆房”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她有了一份模糊的期望，新郎一定会向她解释一下，牌坊下发生的事是怎么回事？一定只是个误会！她脑子里浮现出靖南的脸孔：俊眉朗目，文质彬彬。这样的世家子弟应该是不凡的！哥哥的选择不会错的……她就这样坐在那儿，拼命安慰着自己那颗零乱的心。

终于，新郎应酬已毕，回到新房中来了。照例又有许多规矩，闹房的客人来了一批又一批，丫环喜娘在房中穿来穿去……终于终于，闲人散尽，房里只剩下新郎和新娘了。慈妈最后一个离开，不太放心地说了一句：

“新郎新娘，称心如意，欢欢喜喜啊！”

“好说好说……”靖南有些不耐烦，“哇！怎么有这么多规矩？简直是折腾人嘛！”

慈妈退下。房里红烛高烧。

靖南坐上了床，带来一股刺鼻的酒气，他伸手去托她的下巴，笑嘻嘻地去看她的眼睛。

“他们说给我娶了个美人，我一直半信半疑，今天在牌坊下，